

魔鼓小游俠



魔鼓小游侠

(中)

古龙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任天游乃是绝世奇才任狂之子，他聪明绝顶，有过目不忘之才。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巧获武林瑰宝……

三年后，任天游在鹤岭威龙陈大侠等众人的帮助下，高举义旗，力战顽凶，终于手刃仇人，拯救武林于危难之时。

《魔鼓小游侠》是作者的一部精湛的武林正义小说，题材新颖、情节离奇、幻影曲折。

目 录

第十四章	餌以仁义	(189)
第十五章	如影随形	(200)
第十六章	皂白不分	(218)
第十七章	有女来还情	(236)
第十八章	山行悟大道	(252)
第十九章	唱做俱佳	(268)
第二十章	有备无患	(289)
第二十一章	败兴而回	(308)
第二十二章	曙光乍现	(314)
第二十三章	一面是非	(328)
第二十四章	倾盖论交	(344)
第二十五章	讲习大会	(362)

第十四章 饵以仁义

轰天雷李公望犹豫了一下点头道：“公子既是有心人，老夫敢不遵命。”

接着，叫过侍者，吩咐道：“连这位马公子的帐，一并先记在老夫名下。”

任天游欲待争着会帐，轰天雷李公望已是一面向外走去，一面道：“公子不要客气，王小二也不肯收你的钱，老夫理当略尽地主之谊的。”

任天游只好一笑，举步随在轰天雷李公望身后，出了酒馆。

轰天雷李公望住处远在十多里地的一座小山顶上，居高临下，四野尽收眼底。

任天游那知轰天雷在江湖上的地位，但心中对轰天雷李公望之能拥有这一大座院堡，不免对他多望了一眼，心中有点纳闷。

轰天雷李公望肃客进入院堡，引导任天游绕过正厅，来到一座偏院之内。

进入院堡后，那李姑娘即未再随他们同行，陪他的仅只轰天雷李公望一人。

院内，亦无其他看守之人。

两人来到院中，只见一盏孤灯点在一具黑漆木顶上，檐前犹有未熄去的纸灰。

轰天雷李公望大步走向棺侧，道：“舍弟全身只有背心一处剑伤，但却穿心而过，直透前胸，显然乃是死在暗算之下……”

话至此处，忽然一抬臂，棺盖应声而开。

任天游微颤着双腿走了过去，探头向下一看，只见一个年约六旬左右，身穿长袍之人仰卧棺木之中，那长袍心口结有一块血污。

任天游但觉鼻头一酸，一阵凄惨的感觉涌上心头，拱手对那死人恭恭敬敬施礼。

一礼未毕，忽听身后轰然一声，大门被关上了，那大门一关全厅顿暗了下来。

任天游一震回身望去，只见轰天雷李公望仍留在厅中并未离去，心中稍安，望着轰天雷李公望道：“老先生……”

话才出口，只听轰天雷李公望声音一冷道：“不敢当，任公子。”

任天游一震，道：“你……”

轰天雷李公望冷笑一声，道：“别再掩饰了，你一上那酒楼老夫就看出你来了。”

任天游苦笑一声，道：“那老先生是有意引诱小生来此的了。”

轰天雷李公望道：“老夫虽把你引来，但却仍会给你一个辩护机会，你先把你的蟠龙剑取出来。”

人家能一口叫出他身带蟠龙剑，那是对他已有了相当了解，任天游原不是喜欢说谎的人，既经轰天雷李公望叫明，他更无话可说，当下掏出蟠龙剑道：“蟠龙剑在此，老先生有何吩咐？”

轰天雷李公望道：“你可敢将蟠龙剑交给老夫？”

任天游坦然道：“有何不可！”

右腕一抖，将蟠龙剑抛了过去。

轰天雷李公望接过蟠龙剑，在手中掂了两掂，一按卡簧，剑锋一闪而出。

剑锋一出，任天游目光所及，当时不禁失声惊叫了一声，道：“糟了！”

原来，他竟看到那剑锋上留有点点血痕，最近他根本就没有用过此剑，那血痕是那里来的，其中奥妙不言可喻了。

轰天雷李公望瞧了瞧剑上的血痕，竟未说话，俯身翻转棺中死者，用蟠龙剑在死者伤口上量试了半晌。

任天游双眉凝注，心中极是紧张。

轰天雷李公望量试之后，又把蟠龙剑还给任天游道：“致命剑伤，和你的剑峰一般大小，你还有什么话说。你如不信，可以自己来试一试？”

任天游临此有口难辨关头，反而渐渐镇静下来，道：“不用试了，小生知道令弟是死于小生剑下，不过却不是小生下的手。”

轰天雷李公望道：“老夫行事一向实事求是，老夫还有一样证据可能给你看看。”

任天游道：“什么证据？”

轰天雷李公望道：“你翻开他右手心看看，那是什么东西？”

任天游虽然心中很怕死人，却不得不咬紧牙关，去搬动那死者，好在那右手原是松松的握着，他一伸手便摸出死者手中有一片碎布。

他取出那布片一看，颜色布质，竟和他身上穿的完全一样。

他眉头方一皱，只听轰天雷李公望厉声道：“你看看你自己的后衣摆，这块布可是从你身上撕下来的？”

任天游真还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衣服后摆的缺陷，伸手一摸，这一下他可完全楞住了。

可不是，他后衣摆不但缺了一块，而且那残缺部份，不正与

他从死者手中取出来的那一片相合么？

这时，他心中纵然一万个自信未曾杀死金钩李，口中却无法再说半个“不”字了。

如果否认，那就未免把自己看得太轻了，因此不由暗暗一咬牙，长笑了三声，说道：“好！好！好！此事小可百口莫辩，老先生既然认定令弟是小生所杀，老先生要小生怎样，请吩咐一声吧。”

轰天雷李公望惨笑一声道：“按说杀人偿命，乃天公地道之事，但老夫念在令尊昔年做了一件人神皆钦的好事，不愿为一己之私仇，断送令尊一脉香烟，现在老夫给你两条路，你自己选择吧。”

任天游说来真可怜，对于乃父一生事迹，除了知道他高魁金榜，一举成名之外，余均一无所悉，在家时，因生活平凡，有许多事根本就想不到要知道，自“六合真谗”事件发生以来，他已感觉到乃父不简单了，在勾漏山时，他也曾向乃母请问过许多父亲的往事，他母亲不知是不说，还是他所知无几？并未能帮助他父亲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时，轰天雷李公望提起他父亲的往事，并且还得起因此免祸，那心情的难过，就不用说了。

任天游愧为人子，伤感交集，心中五味俱齐，竟忘了回答轰天雷李公望的话。

轰天雷李公望久久不见任天游回答，冷笑一声，道：“你还想出什么花样，为何不回答老夫的话？”

任天游一叹道：“老先生准备给小生两条什么路走？”

轰天雷李公望道：“舍弟无儿无女，孤身一人，你要替他披麻带孝，以人子之礼，送他归山，同时，负责完成他一件未了壮志。这是第一条路。”

任天游暗暗忖道：“这金钩李为人如何，我一无所知，那人子

之礼，岂可随便行得，万一落下笑柄，岂不沾羞家门，这事非问个清楚不可。”

当下沉吟了一下，道：“但不知李大侠有什么未了之事？”

他当然不能直问金钩李的为人，只有用旁敲侧击之法，以了解金钩李的为人，就事看人，确也是识人的途径。

轰天雷李公望道：“舍弟每以天下武林门派鼎立，各行其事，因而纠纷时起，仇报恩怨，终无了日为念，因此有心集天下各大门派于一体，共享升平之乐，这个目标你可愿负责替他完成？”

任天游暗暗想道：“想不到金钩李是一位胸怀大志……”

心念初动，轰天雷李公望又接着说道：“武林各门派固步自封，积习难改，要他们真诚相处，何异缘木求鱼，因此舍弟拟好了一个计划，准备把各大门派首要一网打尽，扶植一批新人，则其事大有可为。”

任天游双眉一皱，暗暗一叹道：“这是什么话，敢情他们兄弟乃是心怀叵测之人。”

任天游原有的一点敬意和不安，都因轰天雷李公望这段说明而一扫而光，同时心中也有了主意，口中却微笑道：“那不是要杀死很多人么？”

轰天雷李公望脸上冰冻，随之一解，笑道：“你不是很喜欢杀人么？”

任天游啼笑皆非的道：“可是从今以后，小生不愿妄杀无辜了。老先生还是请说出你给我的第二条路吧！”

轰天雷李公望面色一阵急变，狞笑一声，道：“你是不愿选第一条路了？”

任天游道：“小弟自认为力所难及，所以不敢应命。”

轰天雷李公望道：“此等大事，当然不是靠你一人之力去完成的，另外会有人助你。”

任天游摇摇头道：“老先生先说出第二条路让小生衡量衡量，好不好？”

轰天雷李公望冷冷说道：“没有什么衡量的，你拒绝了第一条路之后，老夫自会说出第二条路。”

任天游朗声道：“小生郑重声明，小生不能做那只逞一己之私，而危害大家之事，老先生的第一条路，小生不能接受。”

轰天雷李公望道：“第二条路便是此时你一剑杀了老夫，趁老夫未惊动大家之前，你还来得及逃出堡去。”

任天游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怔道：“什么？你要小生此时杀了你？”

轰天雷李公望道：“不错，并且老夫绝不回手。”

任天游瞪目张口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轰天雷李公望道：“你破坏了老夫整个计划，眼看所谋成空，一生心血尽付流水，你又不愿意帮助老夫，老夫活着有什么意思。”

任天游纵声大笑道：“老先生，你竟想以死威胁小生就范？”

轰天雷李公望道：“要不杀死老夫，你也永远别想走出这间房子一步。”

任天游道：“如果小生走得这出这间房子呢？”

轰天雷李公望道：“你如果走得这出这间房子，咱们恩怨两分，舍弟的死也就算白死了。”

任天游道：“此话当真？”

轰天雷李公望道：“你既能走得这出这间房子，本堡之人已无人拦得住你，老夫何不乐得大方些。”

任天游道：“你就看着小生走出这间房子吧！”

话声一落，手中蟠龙剑已化作一道白光，向门上落去，但听一声震响过去，蟠龙剑落在门上，即仅出现一条白痕，那大门竟

是丝毫未损。

轰天雷李公望哈哈大笑道：“蟠龙剑纵能截金断玉，岂能伤得了钨钢制成之物。”

任天游那肯完全相信轰天雷李公望的话，心想：这大门是钨钢制铸，难道墙壁是钨钢制成，只见他挥剑如风，东一剑，西一剑，一剑一道痕，却真的奈何不了这间房子。

任天游收剑苦笑一声道：“小生出不去，只怕老先生也离开不了。”

轰天雷李公望道：“老夫根本就不打算出去，除非你答应了老夫的条件。否则，老夫与你共同归尽于此。”

任天游道：“小生就不相信老先生的家人能眼睁睁看着老先生死在此间，一想到最后关头他们一定会忍不住，前来救你，那时小生一样可以脱身。”

轰天雷李公望道：“开门的锁匙只有一把，但在老夫身上，他们纵有此心，进不来，也是无可奈何。”

任天游哈哈大笑道：“锁匙在老先生身上，可是你自己说出来的，小生虽不能杀你，但我自信要抢到你身上的锁匙，当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轰天雷李公望道：“你如不杀死老夫，要想取得老夫的锁匙，只怕比登天还难。”

话声顿了一顿，问道：“你知道老夫的锁匙放在什么地方？”

任天游那是轰天雷李公望这老江湖的对手，处处落在对方算中，这时又顺着对方的口气，道：“难道不在你身上？”

轰天雷李公望哈哈大笑道：“当然在身上！”

接着拍拍自己的肚子道：“就在老夫这肚子里，你如不杀死老夫，老夫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法子能把它取出来。”

任天游真没想到轰天雷李公望会想出这种绝法子来，当下

一呆，那还说得出半句话来。

这就叫“君子可欺之以方”，任天游如果不是一位正人君子，以他一身过人的剑术，莫说轰天雷只有一条命，就算有一千条命，也从他腹中取出锁匙来了。

这一下可真难住任天游了，他能为了自己逃命，而向一位不还手的人下手么？

不，当然不能！

任天游没了法子，也不愿再和轰天雷李公望答话了，闷声不响的打起坐来。

轰天雷李公望看他神色极为坚定，轻轻叹了一口气，也坐到一边去了。

忽然，仅有的那盏豆油灯，灯花一炸，熄灭了。顿时屋中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彼此仅闻呼吸之声。

任天游显然犯了牛脾气，任使轰天雷李公望怎么找他说话他都充其不闻，他要看看轰天雷李公望是否真舍得陪他死在这钢屋之内。

时间慢慢的溜过去，一天，两天……，两个人都固执的继续僵持下去，最后，任天游终于因饥饿失去了知觉。

就在他失去知觉之时，他犹念念不忘的抑制自己道：“我不能为了自己逃生，妄自杀人……。”

命运似乎专爱和他开玩笑，他明明守正不阿，饿得失了知觉，却又突然回醒过来。

这里不再是间打不破的铁房子了，虽然好像还是在地下室，但却全室亮如白昼，室中有床有椅，布置得非常清雅。

自己就舒舒服服的躺在那温暖的床上。

奇怪的是，腹中不但不饥饿，而且精神反应非常旺盛，他一翻身坐了起来，只听室外一声哈哈大笑传了进来，道：“任少侠，

醒了么？”

轰天雷李公望又出现在他眼前了。

任天游满腹狐疑，望着轰天雷李公望，道：“老先生，你……。”

轰天雷李公望笑哈哈的道：“老夫只是相戏耳，请少侠不要见怪，来！来！来！老夫带你去见两位朋友去。”

言罢不由分说，拉着任天游转入了另一间室内。

室内，已有两人先他而在。

任天游见了其中一人，大喜过望的“啊！”了一声，一礼到地道：“老夫子，学生……。”

一时感慨学生，竟至说不出话来。

敢情，其中一位竟是那位刚到他家，就因那场大火烧散的杨老夫子杨天仪。

另一位，看来不过五十左右，青衫一袭，隐有一股出尘的气质，望着他只是微笑，任天游却是从未见过此人。

杨老夫子天仪挥手含笑道：“不要难过，为师不是找到了你么，不必多礼，快快坐下，为师还有很多话要和你谈。”

老夫子杨天仪与任天游相处为时虽暂，但却深为任天游所敬服，其在任天游心目中的地位，犹在青莲隐士之上。

任天游谢过老夫子，在下首落了座。

轰天雷李公望陪在任天游身侧坐下。

这时，任天游但觉得满腹辛酸，亟待一吐，而又有着不知如何启齿之感。

实在，当时的情形，也叫任天游有点迷惑，他们怎会聚集在一起的呢？

老夫子杨天仪目光出奇地明亮，在任天游身上流转打量了片刻，微微点头道：“你看来已是非当日吴下阿蒙了，别后经历，

你可先说给为师听听么？”

任天游转头向轰天雷李公望和另一位老者望了一眼，面现为难之色。

老夫子杨天仪含笑道：“无需过虑，他们都是为师的好朋友，你有什么话尽可尽情道来。”

尽管如此，老夫子杨天仪终未将另一位老者姓名向任天游道及。

一种坚定的信赖，使任天游不再犹豫的说出了他与杨老夫子别后的种种，不过其中他略去了庐山天池寄身与在勾漏山苦练“六合神功”有成两点。

这倒不是他有心膝蔽师长，关于第一点，他料想到老夫子必已知道了，不必再当着外人之前，有负大夫子之嘱，关于第二点，是一种自谦的美德使然，不好意思自夸。

座中三人，对任天游的话听得很仔细，杨老夫子还不时从中插口，殷殷垂询。

尤其，对青莲隐士一言一行，问得非常仔细。

任天游看在眼里，闷在心里，但口中却还是据实而答。

那不知姓名的老人，始终一言未发，只是一双眉头越锁越紧，似有无限隐忧，不时流露出来。

唯有老夫子杨天仪神色自若，了无异状。

好容易任天游把一切经过说完了，而时间费去了大半天，任天游自回醒到现在，竟不觉得腹中饥饿，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

看来轰天雷李公望并无请客之意，亦不见他吩咐准备酒菜。

杨老夫子谈兴奇浓，问完了任天游的话，只喝了一口茶，又转向那不知名的老人，道：“你觉得天游这孩子如何？”

那老人对杨老夫子似也非常敬服，点头道：“一切都是上上之选，但凭二先生作主。”

杨老夫子摇头笑道：“我觉得他还差了些，品得虽佳，但机变不足，难当大任。”

轰天雷李公望哈哈笑道：“二先生，如说任少侠都不成，那普天之下更无合适的了。”

杨老夫子笑道：“李大侠，你对天游何其前倨后恭呀。”

轰天雷李公望知道：“公望只觉任少侠很对我的胃口。”

杨老夫子道：“那么令弟之死呢？”

轰天雷李公望道：“自然不能算在任少侠身上？”

第十五章 如影随形

杨老夫子转向任天游道：“谢过第一位相信你清白的堡主。”

任天游直到目前虽仍未消除轰天雷李公望在他心中形成的错觉，因有了杨老夫子的话，遂也不犹豫的向轰天雷李公望一揖道：“多谢老前辈明察，小生感激不尽。”

轰天雷李公望笑道：“老弟，这前辈二字，我可不敢当，能得你称我一声老哥哥，不怪我刚才的胡闹就好了。”

任天游早在下天池之前，就知道这位杨老夫子乃是人间一位奇人，这时见大家对杨老夫子的尊敬态度，益发不敢随便，口中连道：“不敢！不敢！”

目光却向杨老夫子望去。

杨老夫子微微一笑道：“你就称他一声老哥哥吧！”

好大的口气，任天游听了不免一怔。

不料，那轰天雷李公望却是无限欣幸的跳起来道：“小兄弟，听到了二先生的话没有，老哥哥可是他老人家亲口命你叫的啊！”

任天游也不知你称他一声老哥哥，他会有什么光荣，高兴得这样，只好改口叫了轰天雷李公望一声老哥哥。

轰天雷李公望更是哈哈大笑不已。

杨老夫子笑容微敛，但仍是满面春风的道：“天游，你既列入

为师门口，今后行走江湖，对人固应谦虚，但师门威望却不可有辱，除了有数几位老前辈外，只须尊称一声前辈也就够了。”

“前辈”两字与“老前辈”三字大有区别，前辈者不一定辈份高于自己，只是敬其年尊先进而已，比不得老前辈有着辈份上的相差。

由此，不难想像出杨老夫子江湖辈份的崇高，难怪轰天雷李公望那大的年龄，也只敢以老哥哥自居了。

任天游唯唯之下，不免多心的问道：“夫子，学生真蒙夫子收录了么？”

杨老夫子笑道：“在你府上，你不是正式拜过师了么？”

任天游呐呐的道：“那……那……”

想了半天，他原想说，那只是念书的先生，继之一想，这原没有什么分别，乃一笑而罢。

轰天雷李公望一旁道：“小兄弟，此后你该改口称师父了。”

杨天仪笑道：“这倒没有关系，夫子，师父，原是一样，你爱怎样称呼就怎样称呼吧！”

任天游道：“学生开始称你老人家为夫子，学生之意，拟仍称你老人家为夫子，以示慎始不忘。”

杨天仪笑道：“好一个‘慎始不忘’，但愿你能记着今天的话。”

任天游恭敬的应了一声：“是！弟子永志心中。”

杨老夫子望着任天游拘谨的态度，微一皱眉，道：“老夫为人，只重情谊，不要求形式，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太拘谨了，问其所当问，行其所当行，只要不逾越情、理、法，和师门戒律，你尽可率必自主。”

任天游一向过的是守礼生活，拘谨已惯，口中诺诺，但那态